

武英殿聚珍版書

吳興縣志卷之五

明本釋卷中

宋

劉

荀

撰

正名分者爲政之本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范太
史曰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胡衡麓曰夫政者凡紀
綱法度舉錯因革維持社稷康保人民者是也有司
所掌籩豆出納簿書期會文爲之末者耳夫政與事
相須以成者也周禮周公致治之大法上而論道經
邦之大下而醯醢醬酒之微無一不備可見矣苟通

於事而不知爲政績用雖成難乎免於規模卑而氣
象俗故士君子鄙之者以此又須明治道爲主也名
分者何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
矣邵康節謂尊卑貴賤之分著而天下不治未之有
也夫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惟聖
人爲能循天之理孫泰山曰乾者天道也君道也父
道也坤者地道也臣道也子道也乾坤之象旣立君
臣之位旣定父子之序旣明萬古而不可易者也在
昔周道微弱諸侯強大時王號令不行禮樂征伐不

自天子出壞法易紀者有之弑君賊父者有之盜國

竊號者有之孔子患其然也於是贊易道脩春秋以

正君臣以篤父子以明王道以救亂世

又曰黃帝觀乾坤創法度

衣之裳之以辨君臣以正上下以明貴賤帝堯奉之於後虞舜載觀厥象以盡其神於是分其命數異其等威殊其采章以登以降然後一人之服五等之制煥然而備俾臣無以僭其君下無以陵其上賤無以加其貴僭陵篡奪之禍不作雖四海之廣億兆之衆上穆下熙可高拱而視故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治天下
朱漢上曰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婦卑謂之三綱三綱不正天地反覆高者貴卑者賤則貴賤之位分矣溫公作通鑑首以名分爲主曰禮莫大於分

分莫大於名又曰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
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
人衛君待孔子而爲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爲名不正
則民無所措手足誠以名器旣亂則上下無以相有
故也伊川曰名分正則天下定又曰君子觀履之象
以辯上下之分定其民志故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
有定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胡文
定公曰夫名分者致治之綱正名定分者立政之本

元祐初三省同密院取旨除諫官罷侍講先忠肅公
在中丞卽上疏曰竊以國家所常持者在綱紀大臣

所宜守者在名分綱紀正於上則下無邪志名分治
於下則政無多門一有奪移何患不起今廢置官吏
陛下大政而三省之事也樞密院于非其職踰法出
位橫造議論公然犯分臣恐積微至著交亂官守漸
行私意以害政事上則陛廉之等慢下則傾奪之患
生杜漸防微實繫國體借有特旨乃是聖恩優禮執
政欲合同衆論之意而大臣之節自當引義辭免惜
朝廷綱紀以安分守先忠肅此疏卽曾子思不出其
位之義因記昔太宗朝獲西夏李繼遷母時呂正惠
公爲相寇萊公爲副樞上獨召準與之謀呂使人邀
至曰若邊鄙常事密院之職端不敢與知若軍國大
計端位宰相不可以莫之知也寇告欲斬以戒凶逆
呂請對且言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宜善養視以
召徠繼遷上用呂策繼遷尋死其子竟內款因悟思
不出其位又須權事變之輕重可也或謂呂寇非同
朝俟考案中丞原本作中司考劉摯傳元祐初爲
御史中丞中司應是昔韓退之爲袁州刺史力辭觀
中丞之誤今改正

察使之謹牒

王元之云退之爲袁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宏中廉問

江西以吏部之賢時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宜如舊制

伊川判西京國子監

案判西京宋史

不僉書轉運司申狀

伊川判西京國子監吏人押申

作勾管西京

轉運司狀伊川曰國子監自係朝廷官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竟不

僉書先賢豈好較此末度哉誠以名分不可亂故雖微

必謹大抵名分一亂而望家齊國治難矣莊周謂春

秋以道名分胡文定公取其說以爲一經之綱領云

防微者銷患之本

易曰水在火上旣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朱漢上

曰水火相逮而後濟然既濟之極水火相反其初故
既濟之象未濟藏焉君子不可不思慮以豫防其患
伊川曰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
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
自古天下治安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
也劉元城云今日夏至六陽至此而極萬物繁鮮可
謂盛矣然一陰已生於九地之下他日天地沍寒肅
殺萬物蓋從今日始物禁太盛者乃衰之始也正如
齊自太公已來無盛於威公之時威公七年始霸而

會諸侯十四年陳公子完來奔是年歲在己酉而不

知有齊國者由此人也

又經云己酉至齊簡公之四年歲在庚申田恒弑其君遂

專齊國自己酉至庚申一百九十三年其事始驗朱漢上謂陰陽消長循環無窮

范太史謂

有國家者當防微杜漸若禍難已成雖聖人亦末如

之何也王荊公謂壤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

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者易救末者難坤初六曰履

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

冰也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

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

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
順也伊川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積
者善則慶及子孫所積不善則殃流於後世其大至
於弑逆之禍皆由積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明者
知冰霜之戒辯之於早不使順長則天下之惡無由
成矣霜而至冰小惡而至大皆事勢之順長也

楊龜山曰

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而卒乎堅冰者理
之必至也辯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至於堅冰而後辯
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自古亂臣賊
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極耳故易於小
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夫
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

於壯也而用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是也故
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
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
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至之時止之至天子將
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於庭豈不晚乎溫公進重微規云虞書曰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戒懼萬
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木石
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山
林故治之於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治之於盛則用力
多而功寡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惡於未萌弭禍於未
形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宴安怠惰

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逆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翫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

力百倍矣

又云昔扁鵲見齊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桓侯不悅及在血脈在腸胃桓

侯皆不信及在骨髓扁鵲望之遂逃去徐福言霍氏太盛宜以時抑制漢宣帝不從及霍氏誅人爲訟其功以爲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故未然之事常見棄及其已然又無及矣

范太史

唐鑑云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

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
明皇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初太宗定制內侍省
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至是以誅蕭
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
者寢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夫中人
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
之漸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已
後寢干國政其源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
於開元

張橫浦廷策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堯舜
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豎

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所以憂也橫浦所言亦防微之道爾竊謂左右近習名跡至於昭著必有致之之由其可忽諸凡御下者皆宜推類而致警也平盧節

度使王元志薨肅宗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

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李懷玉

賜名正己

爲裨將殺元志

之子推侯希逸爲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爲節度

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溫公謂自是之後

積習爲常君臣循守以爲得策謂之姑息乃至偏裨

士卒殺逐主帥亦不治其罪因以位任授之然則爵

祿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

庸有極乎又云其始也取偷安於一時而已及其久也則衆庶習於聞見以爲事理當然不復論尊卑之序是非之理陵夷至於五代天下蕩然南豐曾子固謂時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所部之兵至其甚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於五代國之廢置出於兵兵之禍未有甚於此也

胡衡麓曰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

人事之終始皆自芒忽毫釐至不可禦故脩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復警省未嘗不以幾爲戒故折勾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也

竊觀自古禍亂之源莫不由忽微以至著可不爲之

永鑒哉

達人情去利心者行事之本

孟子謂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
唐陸宣公曰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
由生也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明
道曰聖人創法必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邵康節曰誰
云萬事廣豈出人情閒又曰人達人情無寡無廣天
下之事如指諸掌韓持國維有云治天下不必過求
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已之心推